

雲想衣裳

近午時分，提著一大袋垃圾到資源回收場。紙類、塑膠、玻璃和舊衣，一件件分門別類使其各得其所，回到屋裡拿起吸塵器，又是一陣上天下地的清理。不知何時開始，老媽子形象逐漸清晰，理家理了半天卻忘了打理自己，手連著吸管滿腹牢騷，唧唧呀呀像具陳舊的機器。青春期的女兒成天躲在房內面對鏡子，心思灌注於裝扮，我在屋外拚命嚷叫，她則拿著吹風機嗡嗡嗚嗚地吹著。

衣櫥是我倆主要的戰場，我奮鬥半生積累的行頭吊掛櫥內一向平安，天知道她何時開始不斷擴充版圖，冷不防地便波及到我這一頭。

「太誇張了！妳還是學生要那樣多衣服做什麼？」我忍不住提醒。

「妳才奇怪呢，衣服明明過時穿不下了還在留！」她還以嫌棄與抱怨。

想想我那滿櫥子珍品，一件件鑲著歲月晶鑽，任誰也捨不得丟棄！就讓它們擠著些吧，夏日薄紗黏著冬天毛料，長袍短裙在衣架上疊合，偶有喜宴一件件拿出來試穿，長嘯短嘆後又掛回原位。那件橘紅色旗袍當年曾讓我在訂婚宴上驚豔全場，典雅領口襯托出端莊，柔滑布料勾勒細膩的曲線；另一款紫紅色俏麗洋裝則有合宜的剪裁，翩翩行走青春氣息；至於那暗裡透亮的寶藍色絲絨更綿密著貴氣，舉手投足總讓人刮目相看。

一款衣裝，一份飽滿記憶，教人眷戀不已。

而不忍割捨的還有那套鵝黃色小禮服，碎蕾絲壓花鑲滾一圈圈綺麗浪漫，那年我在櫥窗前一見傾心，只是標籤上的價格太不友善，只好將喜愛藏諸內心。媽看出我的心意，不久那衣服被帶回來，成為我重要的嫁裳。而媽讓我陪嫁的衣服可不只這幾件，入門的喜氣衣裝，歸寧的體面裝扮，四季寒暑，厚薄外套加短褲一應俱全。那陣子，媽天天帶我逛街，挑著選著眼眶不覺地泛紅，複雜心情隨衣穿脫，一邊整理衣服，往昔記憶一件件翻開……

小時候家中經濟並不寬裕，買新衣的機會實在不多，記得媽以前多穿姑媽汰換掉的衣服，修改剩的碎布則做成我的玩偶，小碎花對應著方格，各種圖案隨意接連。

衣服裙子或褲子各自存在，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穿戴出不同的自己。年少時，制服是我的衣裝主力，歲月等同於布匹，媽在我制服上總多預留些，過膝褶裙，太長的衣袖，衣長衣寬總在前頭等我，我拚命追趕，才一一將老成追成自然。

睡衣就較為愜意舒適，輕柔麻紗蓬鬆著幻想，一條條鮮紅色緞帶圈圍起虛榮。每晚總想像自己是仙度瑞拉裡的公主，天上星光燦亮，馬車停在衣櫃前，仙女棒輕輕一點，櫥櫃撒上一層金粉，所有衣裙與裝飾全都精彩起來。

衣服遮體禦寒，也加進許多成長心事。啊，為穿姐那件皺成一團的花釦子襯衫，曾偷偷拿起熨斗用心地燙著，一不小心觸著了手腕，皮膚立即皺縮，烘烘熱熱的痛到現在都還記得。

那時姑媽開舶來品店，店裡頭有許多進口衣服，鏤空、花邊、毛海鑲珍珠、

皮革毛草或紡紗，素雅大方巧奪天工，開啓我對衣服的眼界。偶爾姑媽會送幾件過季衣服到家裡，不合穿的媽總將它掛進衣櫥，一禎禎仿如外國圖畫，而這繁榮景象在姑媽生意失敗後便不再有。

蝴蝶因彩翼豔麗，隨著年齡增長，我對衣服的渴求日增，眼睛見著漂亮衣服便不覺精神起來。媽的手頭不曾寬鬆，卻希望我能穿得體面亮眼。一件件紅衣或花裙買了回來，衣櫥像春天的花園。對於那千篇一律的粉與紅，我雖然不喜歡卻還是將它給穿上，媽高興地打量著我，更加確信年輕女孩就是要穿紅些。

我則在心裡暗自想著各種款式——蘋果綠 T 恤搭配牛仔褲適合與同學出遊、鵝黃洋裝可穿去看電影、小碎花襯衫配短裙則宜出現在圖書館……，天上彎著霓彩，我嚮往乘著各種顏色飛出家門。

那陣子也喜歡將姐的洋裝一一拿出來試穿，挺起胸想像女人婀娜的姿態，愣愣遐想著未來。

這一切媽看進眼裡，不久餐桌上多了道青木瓜燉排骨。

衣服是另一層皮膚，也是性情與個性的展現，而身體與衣服有著相連宿命，想要超越突破往往不容易。身材似如酒杯有高矮胖瘦，粗重的瓶口穿不進纖細衣裳，短小瓶身撐不起高挑的剪裁，同樣蝴蝶結繫於不同頸項便有不同效果，認識不清的結果往往弄巧成拙。想來想去，何須庸人自擾，衣服只要舒服就好，這想法讓穿衣困擾得到救贖，漸滿的衣櫃亦緩和了擁擠速度。

而無心衣妝生活樂趣頓時少掉一大半，於是消沉一陣子便又躍躍欲試了起來。說穿了身材越不如意，穿衣的學問越形重要。穿衣鏡的俯仰角度藏有玄機，在在影響衣飾的購買。曾經遇過善解人意的店員，她能確實掌握我的身心狀況，帶領我將店中衣服一件件地試穿，頻頻微笑點頭，用心給予意見，架上衣服紛紛進了家中衣櫃。

媽的勤儉常提醒我花用當要節制，而一件衣服展現一幕心怡畫面，教人不禁憧憬並想占為己有。那次為赴一場教人期待的約會，花了半個月生活費買了件黑色絨裙，瞧那細緻條紋壓著亮橘色燙金線，行走起來飄然優雅光彩隱隱現現。可惜這般在乎並未換來對方的珍惜，裙子雖美，感情卻無法順利進展，這幽微心事不好對人說起，只能與那長裙一起收進櫥櫃，與原有的陰暗混成一片。

買衣穿衣行走四季，心情與生活隨之起伏搖擺。流行風吹在前頭，追趕不上便原地踏步，等著大海洄瀾，一櫥櫃衣服又可水漲船高。而終究光陰有其特定色澤，即便復古風仍沾帶新時代釉彩，滿櫃衣服又齊聲嘆息了起來。穿不上，用不著，寧願將之視為具體溫的相片，一幕幕溫暖記憶縈繞眼前，一翻掀，笑語、靦腆、含蓄及勇氣便一逕地抖落出來，如何壅塞也不捨得割愛。

那件咖啡色麻紗連身洋裝，收捲的裙擺具有修飾腰身效果，另一件土耳其小牛皮衣質地輕軟，觸膚感覺良好又可兩面穿，是我秋冬時的最愛；而那釘有動物圖案的上衣及那領口套有亮黑圓圈的灰色針織衫，則是我春夏時最常穿的行頭。衣服如樹葉隨季更替，年年風景不同，卻也大同小異。

我的悟性緩慢，無法接上流行的曲線，有陣子流行及地長裙，我在旁人風靡之後才跟著手提裙角碎步輕搖，而不知幾時長裙急遽藏匿身影，一雙雙直挺美腿搶著露出，卻只有我還穿著那一身不合時宜。罷了罷了，長長短短瞬息萬變，教人應接不暇無所是從，索性一把剪刀往布料當中裁切，從此以褲裝度過春夏秋冬。

在衣妝上與人一較高下，心情永遠不得平靜，幸虧懷孕後天下從此大一統。高腰身隱藏寬厚肚腹，一切變得神聖而且理所當然。一件件直筒洋裝入駐，溫暖的腰帶自兩邊拉出，輕輕緩緩結出母性光彩。

之前的華麗全數退位，集體縮藏在衣櫥角落，瀟灑姿態不堪推擠，終於從衣架上被卸下來。而後女兒的小童裝加了進來，我與衣服的關連從此走向新紀元。女兒的粉紅棉衣躺進衣櫥，小小體積卻獲得最寬廣舒適的空間，小圍兜、連身套裝、小披風罩衫……，儘管替她加長加寬，成長中的手腳很快便又伸露出來。歲月之口用力吹吐，咯咯逗笑中，紅粉色系童裝陸續進門。櫥子開開關關，小人國進攻，大衣裳哀鴻遍野，甚至露宿外頭無藏身之所。夜裡當女兒甜甜睡著，昏暗小夜燈中似聞白頭宮女的喟嘆，那聲音自衣櫃裡傳來，初極細微而後一天天喧鬧起來。

不久一座貼著卡通圖案的衣櫥搬進房間，原木衣櫥雖即刻遜色，卻也總算扳回一成，疆土重新規劃後，大小衣物各得其所。

時光似水流，女兒手腳快速划動，一件衣服升起一面風帆，推著我不停向前航。穿衣鏡立於我與女兒面前，光線移轉，她的紅衣當中彷彿有我當年的輪廓，我的蒼顏則隱隱浮現媽的神采。

年華的歌叮叮噹噹，一些拂不去的印記藏進衣櫃。蜜月花裙依然豔麗，環島的紫色褲裝疊放其間，一天心血來潮拿出來試穿，只見左胸口有一處斑駁，如何也想不起那是什麼時候出現的！

攜著女兒到賣場，放眼只看紅色系衣服——女孩兒是花，紅色的才好看，一件紅衣往女兒身上穿，嘴角的滿意比她還要多。

光陰是如此繁雜的旋律，有些音色依然悅耳，高低音則出現在不同的章節。之前一早起來還幫著女兒梳頭，中分線劃出，左右梳理好一邊一隻蝶，家裡頭便有著春天的喧鬧。曾幾何時她不再喜歡這風景，接過梳子她要梳出自己的個性。卡通衣櫥裡的衣褲一件件被翻出來丟進舊衣回收箱，時髦貼身的衣裳陸續進駐。

而後似如生態園區的消長，有繁榮也有蕭條的景象。我的衣櫃如灘死水，不願捨棄也無心再更新，每個季候三五件衣服輪流穿上，無悲無喜也無意外與風險。女兒那頭則欣欣向榮，一種花開未了，多樣花蕾已迫不及待要上場。卡通衣櫥不堪負荷，另一座衣櫥又加進來，房間排滿衣櫃，小小空間裡眾衣鑽動，裙衫相疊，穿衣成為她的生活重點。

見女兒衣櫃一打開裡頭琳瑯滿目，不禁心起著感慨。遺傳曲調又歌起來，一曲橫笛應和著琴鍵。尋思基因演變，想著相似的癡傻與狂妄，欣賞的同時難免憂心了起來，啊，新潮翻覆無常，要費多少氣力才能幸運地領先。知福惜福這老掉

牙的提醒，她是否能夠聽見！

相簿翻開，回憶一幕幕重現眼前，當年嫁出後留了些衣服在家裡，媽想念我時便將那衣服拿出來，青澀稚嫩、土氣老成，媽甚至穿上它，感覺著我就在身邊。眼前只見女兒羽翼漸豐，成天拍著翅膀做出想飛的姿態，每提一袋舊衣出去，便覺得她又走離家門一步。蝴蝶翻飛，紅花種在園圃。女兒又拿起吹風機嗚嗚地吹著，衣櫥爆滿，衣服從床上汨濫到床底下，如流歲月幽幽咽咽。

女兒極力要將每一根頭髮吹直，側邊微彎，再用夾子捲翹睫毛襯出大眼睛。貼身牛仔褲勾勒出她的臀形及腳長，我手上的吸塵器唧呀繼續，嘴上不禁碎唸著：穿那樣緊不怕拉鍊爆開？

女兒套上水藍色 T 恤，合身剪裁顯出她的纖細腰身，她一出門我便聽見心中的警笛一聲急過一聲……。

縫上油桐花釦，裁剪清新的薰衣草香，我用舊衣製作出一個個布娃娃，讓記憶拼貼出各種容顏——嘻笑怒罵、俏麗與成熟，一個個擺在衣櫃上頭。

即便滿園花褪，我仍將打開衣櫥，回憶那曾有的款式與顏色。